



想象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意味着什么？

第二届新加坡美术馆当代展《如何梦想世界》汇集了六位艺术家，他们的创作涵盖装置、动态影像和物质驱动的艺术形式。其作品关注点各不相同——身体与机器的亲密关系、对主流和被抹去的叙事的发掘，以及人工培育空间背后的政治隐喻——每件作品都植根于他们自身研究和生活经历的特质。

展览标题提供了一种解读这些实践的视角，将“梦想”作为一种抵抗的方法和形式，在当下环境中，指向另一种生活、关联和感知的方式。一些作品推测未来的可能性；另一些则沉湎于过往的痕迹。许多作品关注当下，密切关注塑造日常体验的暗流。这些并非乌托邦式的愿景，而是动态的命题，开放且持续展开。它们并非提供解决方案或结论，而是徘徊于不确定性和可能性之中。

当你在展览中穿梭，我们邀请你与艺术家们一同探索，去探究想象其他事物的意义。在这里，梦想并非是为了抵达最终的完美“彼岸”，而是关乎沉浸于这一过程——那种缓慢而持续的探索，质疑当下的世界，并想象它未来的样子。

NEO_ARTEFACTS

《秘密、汗水与沙土》

2025

沙子、岩石、露营装备、挖掘工具、文物道具、落地灯、胶片相机、乙烯基贴纸及视频装置

视频：高清，单频，16:9

宽高比，彩色，有声（立体声），时长 1 分 32 秒

合作者：Izzad Radzali Shah、WALL WORKS 和 WAN G

由新加坡美术馆委托创作

作品由沙子、工具、设备和大型投影组合而成，重现了佩兰达安山（Gunong Perandaian）的考古遗址。然而，随着进一步探索，一些奇特之处开始显现。熟悉《夺宝奇兵》或《古墓丽影》等电影系列的观众可能会注意到一些知名文物的复制品，例如圣杯、劳拉·克劳馥的项链以及《古墓丽影》中的“光之三角”。很快，我们不禁开始怀疑，佩兰达安山（Gunong Perandaian）是否也只是子虚乌有。

热门电影系列可能会影响我们对考古工作的普遍认知。在这些叙事中，古代遗址蕴藏着面临被盗风险的宝藏。主人公们不为财富所动，被定位为宝藏的真正守护者。在主人公们的冒险经历以及围绕遗址和文物编织的史诗般传说的喧嚣声中，流行文化常常将考古学物化为一种奇观，而忽略了考古工作本身所需的缓慢而系统性的辛劳。

《秘密、汗水和沙土》的创作着眼于这些刻板故事情节和人物弧线存在的问题。在将这些仿制文物和其他背景道具解读为遗迹时，我们或许会倾向于为佩兰达安山拼凑出一个起源故事——就像有些人试图拼凑出激发艺术家灵感的西瓜哇真实遗址——巴东山（Gunong Padang）一样。巴东山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和媒体的关注，但仍存在诸多争议，这生动地证明了我们渴望围绕此类遗址构建引人入胜的叙事。艺术家将佩兰达安山笼罩在类似的神秘与猜测的迷雾之中，引领我们深入现实与虚幻之间。通过揭示这种理论实践的局限性，艺术家提醒我们，对文明的探索 and 发现并非遥不可及——所有遗址都可能被神话化。

Chok Si Xuan

《固态》

2025

钢、玻璃纤维、尼龙、硅、硅胶、多轴紧固件、带形状记忆合金的定制电子设备、线性致动器、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碳纤维棒、针织面料、电缆接头、单芯电线和路由器

直播视频：双通道直播视频，配备多通道接触式麦克风，4:3 宽高比，彩色有声（立体声）

视频：单通道，4:3 宽高比，彩色，无声，12 分钟

多媒体合作者：Natalie Soh

由新加坡美术馆委托创作

《固态》由三个悬挂的动力雕塑组成，它们在合成外壳下旋转、膨胀、收缩和扭曲。这些雕塑在以电子元件和镍钛诺（一种形状记忆合金）制成的骨架结构上，覆有硅胶和尼龙，能够执行精准的机械运动。这些动作呼应着人体的日常姿态：肘部的弯曲、颈部的转动、四肢的伸展。然而，其下方电机的轰鸣声却暴露了它们的机械内核，揭示了其人工本质。

“固态”一词指的是完全通过固体材料（通常是硅等半导体）运行的电子系统。这些元件因其耐用性和高效率而广受欢迎，包括晶体管和集成电路，构成了当今计算和数字系统的基础。借鉴这一内在逻辑，《固态》通过电子语言重新构想了人体：封闭、自足，并在其表面之下暗藏“生机”。

除了物理形态的相似性之外，这些雕塑还凸显了身体的不可知性。我们通过镜中的倒影认识自己的身体表面，但却对内部运作一无所知。受此启发，这些视频突出了一种部分不透明的感觉，这种不透明感延伸到材料本身，而这些材料的来源被全球供应链和开采过程所掩盖。

这些材料从何而来？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固态》提请人们关注塑造我们科技世界的物质文化的原子化。在装置中，两路直播流捕捉雕塑内部的运动和声音，而第三路视频则整合了录制素材和库存素材的视觉片段。穿梭于深圳华强北大街、新加坡森林大厦及森林广场的场景，与材料及其生产的特写镜头交织在一起，材料的旅程变得支离破碎，模糊不清。这些视频共同探讨了身体和物体背后隐藏的奥秘。

Chu Hao Pei

《Nasi Goreng 外交 #3》

2025

录像装置、纸上立体印刷、C 型桌、椅子、皮文件夹、食谱单、捡来的大米包装和人造大米植物

录像：高清晰度，四声道，16:9 宽高比，彩色和声音（立体声），约 17 分钟

由新加坡美术馆委托创作

《Nasi Goreng 外交#3》是 Chu Hao Pei 正在进行的艺术研究项目的第三次迭代，以扩展烹饪课程的形式呈现。该片展示了朱浩培以及他的合作者法迪亚-纳德瓦-宾蒂-菲克里（Fadiyah Nadwa Binti Fikri）、里兹基-阿玛利亚-阿菲亚特（Rizki Amalia Affiat）和沙尔米妮-阿芙罗狄蒂（Sharmini Aphrodite）的食谱。

Nasi goreng（在马来语中意为“炒饭”）以其无处不在而又适应性强的特点成为作品的基础。虽然在东南亚各地的小吃摊和家庭中都能常见到炒饭，但这道菜并没有标准化的版本。相反，这道菜往往会根据不同的环境进行协商和改变。对艺术家来说，这道菜的这些特性恰恰是外交复杂性的恰当隐喻。朱棣文认为，外交行为并不是当今官僚们的专利。事实上，在公民的领导下，它赋予了所有人权力，使横向性超越了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

装置摆放在一张大桌子上，这种庄重的布置参考了联合国或东盟等主要政府间会议。这种展示方式增强了合作者之间对话中隐含的关系性，因为国家级的辩论是以关于克罗波克（一种油炸饼干）、辣椒、大米如何流通及其精神意义的讨论为媒介的。四段视频中，每个画面都以一个人的叙述为主线，讲述了他们从购买食材、制定食谱到烹饪纳西糯米饭的全过程，并就最后的菜肴进行了共同讨论。

艺术家还留出空间，邀请观众加入其中。欢迎参观者在提供的空白纸张上写下自己的纳西烤肉食谱。这样，“Nasi Goreng 外交”的对话精神就会一直延续下去，让我们将这一协商分歧、求同存异的过程继续下去。

Masuri Mazlan

《执念能否成为另一种存续方式？》

2025

家具、玻璃、聚氨酯、玻璃纤维、环氧树脂、织物、照片、钢制乙烯基印刷品、水、水泵和喷雾器

由新加坡美术馆委托创作

缺失感如何压迫你的肌肤？

在一个从未为你留出空间的世界里，何以为家？

该如何留下比禁锢我们身体的叙事更长久的痕迹？

在这件作品中，“家”——通常被认为兼具安全感和归属感——经重新解构，呈现为一个萦绕心头的躯壳：一个必须通过缺席、适应和韧性来协商身份认同的地方。Masuri Mazlan 融合回收的家具、膨胀泡沫、浸过树脂的薄片和照片碎片，打造成一件庞大的装置作品，唤起那些被拒于庇护所之外的身躯所遗留的痕迹。这些材料在床和桌子等熟悉的表面生长、剥落、扭曲，形成如同伤口般的薄膜和空洞，既暗示着庇护，也透露出拒绝。

这件作品根植于个人历史，却又与更广泛的集体经验产生共鸣，它指向了在动荡不安和排斥的暴力中坚持生存的共同现实。马苏里（Masuri）从破碎的归属感记忆中汲取灵感——那些不稳定或完全被剥夺的家园——并将其过滤，变成令人感到亲切却又不安的雕塑形式。

此空间里的雕塑并非徘徊于边缘；它们彰显着自身的存在——如此巨大、如此柔软、如此奇异，以至于无法被容纳或忽视。在这里，执念并非恐惧，而是一种忍耐：一道倔强的微光，一种温柔的反抗，以及一次拒绝消失的宣言。

Lee Pheng Guan

《请你睡个好觉》

2025

材料：干茅草（白茅），白茅草，金属网格骨架，钢材，玻璃，LED 灯，电风扇和音响

新加坡美术馆委托创作

新加坡的街道两旁，茅草在修剪整齐的区域生长，周围环绕着混凝土路面、沥青路和铁丝网。它们几乎从未长过我们的脚踝，即使偶尔长到，也很快会被修剪得服服帖帖。只有在城市中被遗忘的边缘地带——尽管这些区域近年来面积有所缩小——野生茅草才会肆意生长。白茅草，学名 *Imperata cylindrica*，又称茅草，长期以来因其迅速蔓延的能力而被视为入侵性杂草。然而，在这件装置作品中，茅草被精心采集并固定在坚硬的金属框架内，其纤维质的泥土气息仍在空气中萦绕。头顶上方，一束光亮闪烁，间歇照亮着空灵的白茅花的轮廓。不时地，一阵细微的嗡嗡声回荡，既呼应着睡眠的昼夜节律，却又笼罩着一丝不安。

《请你睡个好觉》(Sleep Tight) 指向了那些悄无声息、往往难以察觉的控制方式，它们渗透于日常生活之中：在风景中，在身体里，在日常生活的建筑中。艺术家以园艺作为隐喻和方法，通过这一行为来反思秩序体系是如何维系的：通过修剪、调节和封闭。这些行为不仅塑造了我们栖息的空间，也塑造了我们内心生活的轮廓。这件作品留给我们一个静静的思考：我们执着于什么样的舒适，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Syahrul Anuar

《登山爱好者俱乐部》

2025

影像装置及 PVC 印刷

影像：单频，16:9 宽高比，彩色有声（多频），15 分钟

合作者：Crystal Sim、Timo Kleinemeier、Naing、Hwee Min

由新加坡美术馆委托创作

《登山爱好者俱乐部》弥合了我们对新加坡缺少山脉和山丘（bukit，马来语意为“山丘”）的想象，以及这种缺失在当代岛国居民心理层面的投射。这件雕塑装置借鉴了“观景望远镜”——一种通常安装在高地上以便远眺风景的装置——引导观众向上凝视新加坡熟悉的地貌。它批判了这片无山的地貌，并揭示了人造高地所蕴含的矛盾。通过夷平自然高耸的山脊，如今公共住房和摩天大楼等人造“高峰”占据了我们的视野。

自 19 世纪以来，英属马来亚（包括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半岛）经历了城市扩张——矿产资源被开采，土地被开发用于经济作物种植，被腾出空间建设市政基础设施，并促进全球消费的商品贸易。因此，在促进东南亚商品和资本向世界其他地区流动的过程中，新加坡逐渐发展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和转运枢纽之一。景观始终被视为资本，资本也因此成为景观。

《登山爱好者俱乐部》在当代与历史、现实与虚构之间游走，邀请我们思考自身与这片我们称之为家园的土地之间的关系——我们究竟付出了何种代价，才成为亚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